



上世纪80年代，泰山挑山工送大件上山。

岱宗夫如何？齐鲁青未了。
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。
荡胸生曾云，决眦入归鸟。
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

很多人初识东岳泰山，源于杜甫的《望岳》。很多人知晓泰山挑山工，源于作家冯骥才44年前写下的《挑山工》。

“他们肩上架一根光溜溜的扁担，两端翘起处，垂下几根绳子，拴挂着沉甸甸的物品。登山时，他们的一条胳膊搭在扁担上，另一条胳膊垂着，伴随登踏的步子有节奏地一甩一甩……”

这篇散文先后入选全国中学、小学语文课本。时光在跑，时代在变，不少学习过这篇课文的人，已从满头青丝变成了白发丛生，从懵懂的少年变成了为人父母。

而泰山上这群“挑山”的人，他们还好吗？

“起”

冬天的泰山，朔风呼啸，寒彻入骨。清晨5点多，东方尚不见一丝红光，位于泰山山腰中天门的挑山工宿舍，灯已经亮了。

挑山工王荣泉和工友简单洗了把脸，开始在食堂忙活早饭。工作忙，他们一天通常只炒一道菜，配上酱菜，再来点馒头和面条。

这天的早饭很简单——榨菜拌面。从沸腾的锅里捞出煮好的面条，挤上一些榨菜，再挖一勺蘑菇酱，稍显讲究的，再在碗里摆几根青菜，“呲溜呲溜”的声音伴着碗里蒸腾的热气，此起彼伏。

吃完洗毕，王荣泉从工棚里拿出扁担和尼龙绳，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。此刻，泰山脚下的温度已至零下，山上比山脚还要低五六摄氏度。他和工友都只穿了一件秋衣和一件裤子，外面披着印有“泰山挑山工”的袜子。

今天有两趟活儿，一趟是扛一批矿泉水和饮料送到南天门，一趟是挑一些菜和煎饼送到山顶的气象站。冬天是泰山旅游淡季，能在淡季一天跑两趟活儿，在王荣泉他们看来，“是好事，干得多意味着挣得多”。

给要挑的货物称重打包后，王荣泉麻利地用尼龙绳把货“刹”在扁担上——“刹”是个专有名词，也是个技术活儿，系活扣，带鼻儿，一拉就开，越走越结实。“刹”好后，一根两米长的扁担两头，能捆上百斤不止的货物。

“一！二！三！起！”



独臂挑山工老梁用挑山挣的钱，养育两个女儿长大，还盖起了五间大瓦房。

G 特稿 216

说泰山挑山工精神》，挑山队又找了一名当地的音乐老师给润了色。

稍加练习后，王荣泉上了节目：“话说泰山，有群挑夫队员，勤劳勇敢……”

自从上了节目，王荣泉陆陆续续又写了3首歌，每首都跟挑山工有关。他不仅写歌，还爱听歌，最喜欢的歌是《三月里的小雨》。

挑货上山途中，有时遇到背着音响一边爬山一边放歌的游客，王荣泉会和他们拉呱：“老师儿，能不能放首《三月里的小雨》听听？”（注：山东话中，“拉呱”是“聊天”的意思，“老师儿”是对人的尊称。）

“好嘛”——
三月里的小雨淅淅沥沥 沥沥
淅淅沥沥下个不停
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
哗啦啦流不停
小雨陪伴我 小溪听我诉
可知我满怀的寂寞
……

悠扬的旋律在山间回荡，王荣泉觉得，“肩上的担子都没那么沉了”。

大多数时候，山上的生活是枯燥的。闲下来时，挑山工路长祥爱搬把凳子，到宿舍外面坐着。宿舍一旁，有棵很大的洋槐树。以前没电话，跟家里沟通不方便，洋槐树一开花，路长祥就知道——该下山回家割麦子了。

当挑山工，路长祥说自己后悔过。年轻时，三伏天挑货上山，汗如雨下，既烦躁又难受，他曾愤愤地想：挑完这一趟就下山回家。

但真等到把货送到目的地，听着商户一声声“谢谢”，看着游客拧开自己刚挑上来的水大口大口喝时，路长祥又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“像齐天大圣扛着如意金箍棒那样扛起扁担”，轻松愉快地下山了。

“挑山工这个活儿很磨人，磨着磨着，你就习惯了。”路长祥若有所思地说。

关于“磨”，挑山工老李也有自己的见解。

老李属猴，今年56岁，爱看古诗。晚上大家收工后，有听收音机的，有闲拉呱的，他就躺着看唐诗，甚至还写了一首关于挑山工的诗：

“身比泰山矮，志比泰山高，肩挑泰山重，足下众山小，双肩挑走日和月，双足踏过万重山。”

姜东涛是泰山景区的特约摄影师，十多年来，他用相机捕捉泰山奇观，也经常跟挑山工打交道。有一次，老李问姜东涛：“从红门上山时，在孔子登临处石坊东面有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‘登高必自’四个字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？”

姜东涛回答说，“登高必自”出自《中庸》，原话是“登高必自卑，行远必自迩”，意思是登高一定从低的地方开始，远行一定从低的地方起步。

老李听了，拍着胸脯说：“这不就是说我们挑山工的嘛！”

“走”

挑山是个体力活儿，也是技术活儿。要学绑担子，不会绑担子就上不了山。上山要走“之”字，这样省力还不伤膝盖。还要学会边道换肩，走到一头，一反身，两手一转就换肩。

挑货时，挑山工们几乎一直低着头，专注地瞧着脚下的几节石阶，余光注意着周边的游客，“不能往前看得太远。看着前面一眼望不到头的石阶，容易泄气”。

泰山半腰有一段平路叫“快活三里”，游人爬累了，喜欢在此歇脚。然而，挑山工一般不在此久留，因为休息时间长了，腿就会“发懒”，再上“十八盘”就更难了。

即便是途中歇脚，也是大有讲究。为方便下一次挑起，王荣泉把扁担和货物放在高台上，两手分别握紧扁担两头的绳子，确认货物放稳后，才松开手，然后把头轻轻往前拱，让扁担从肩上卸下来。

挑山工王怀玉的额头，大颗大颗渗着汗珠。他顺手把扁担一头系着的毛巾解下来，一把一把抹着脸上的汗，“这技巧，那技巧，最大的技巧就是脚踏实地”。

“刚开始走十八盘时我也害怕，担心自己上不去。但我现在知道，肯定能上去！”

挑山工的扁担两头，经常挂满水和食物，但那是给别人挑的货物。为了减轻负重，他们一般不自带食物和水，只带一根扁担和一条毛巾，天热了会再捎上一小瓶藿香正气水。常年登山，膝盖很容易受伤，休息时，大伙都会活动一下腿和胳膊。

“走吧？”

在泰山上，有这样一群身影。

他们以血肉之躯，近乎挑起了整座泰山的建设。寒来暑往，山上的几千级石阶，见证了他们的每一步路，留下了他们的每一个脚印。

挑山工

本报记者 田国全 张冠一 乔然 本报通讯员 吉翔

“走！”

片刻休息后，他们又上路了。

“紧十八，慢十八，不紧不慢又十八。”泰山盘山路，最陡不过十八盘。这里的两山峭壁如削去一块，险峻的盘路嵌在其中，远看像是天门的云梯。

1600多级石阶，400多米高差，最陡处仰角超70度，最窄的石阶，连一只脚掌都放不下。

挑山工老路爱穿布鞋，腿上的汗淌到布鞋里，混着脚上的汗，将大半个鞋面染成深色。头上的汗珠，顺着扶扁担的手臂滴落下来，砸在石阶上，连成一串。

“喝水热水不？”沿途一个小商铺的薛姓老板对挑山工喊了声。

挑山工们没开口，摆摆手继续向前……

“家”

赵军是如今这支挑山队的队长。他的岳父赵平江，今年74岁，是泰山挑山队老队长。

赵平江是苦出身，父亲去世早，兄弟姊妹多，家庭条件差，很小就跟着哥哥姐姐背沙上山挣工分。1983年，他加入挑山队，一开始干记工员，后来干会计，再后来当上了队长，一干就是30多年。

在赵平江看来，泰山挑山工干的就是把困难踩在脚下的活儿，逢山开路、遇水架桥，“不管多沉的件儿，没有不敢接的，也没有挑不回去的”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泰山进行大规模建设，需要运输不少建筑材料和施工设备。那是挑山队的鼎盛时期，队伍超过300人，分成6个组参与泰山建设。

在挑山工宿舍旁的一间屋子里，有不少珍藏多年的老照片，记录着挑山工在建设泰山时的历史瞬间。1995年~2008年间的照片显示，有一次，挑山工们用肩膀扛着泰山转播台信号塔主体钢架，运送到了南天门；还有一次，他们把重达两吨半的柴油发电机，扛到了泰山山顶。

“担子只要一上肩，目标只有前方，只能一直走，没有退路。”赵平江是这样评价挑山工的，自己也是这么做的。

2014年，赵平江把在泰安一家工厂工作的赵军叫上了山，跟他说：“你还年轻，以后找事干还容易，但挑山工文化水平不高，没什么特别的手艺，很多人年纪也大了，挑山队一旦解散，他们就找不到活儿干了”。

紧接着，他给赵军下了道“死命令”：“你来干队长，等最后一名挑山工回家了，你再下山。”

接过接力棒的赵军，负责给挑山工找活儿。每天挑山工吃早餐时，也是等活儿的时候，伙房的圆桌上没什么人说话，大家都留神听着外面有没有车的动静。按照规定，货车只能早上7点前和晚上5点后进山。要是早上送货的车没来，那就意味着，“这一天没新活儿干”。

除了忙着联系货源和商户，赵军还会采购一些新鲜的食物运上山。夏天大家吃得最多的是各种瓜和豆棵子，冬天则是豆腐泡和小白菜。

旺季时，一名挑山工每天能送三四趟货，能多挑些斤数的，一个月能挣到一万三四千元，挑得斤数少的，一个月也能有将近一万元。但到了淡季，运送货物的需求少了，有时连着好几天都没活儿干。这时，一些挑山工会选择下山干短工。

挑山工大都是附近地区的农民，家里还种着麦子和果树。每到农忙季节，他们只要和赵军提前说一声，就能下山回家了。

即便来去自由，挑山工回家的时间也并不长。除了淡季下山务工，他们一般每两个月回家一趟，每次在家的时间顶多也就四五天。

“在家里待久了，再来挑货身体就不适应了，挑上货，肩膀、胸部和腿都会酸疼。肩膀上被扁担压出的死皮也会发痒、脱落，再挑货又得重新磨死皮，再遭一次罪。”路长祥说。

每逢过节，赵军会提一些菜上山，和大伙一起包饺子。晚上就着几道卤菜，吃饺子，喝点小酒，也就不想家了。

“变”

锋锋上学时，每当身边有人问起他爸王荣泉是干什么的，他经常含混地回答：“往泰山上送货的。”

“前几年，孩子有些不理解，就说你转行吧，觉得我这份工作对他来说不光荣。”王荣泉说。

“我就说，咱们在泰山上干这个活儿，虽然苦累，但咱不偷不摸，认定的工

作就要干下去，这个不丢人。”

后来，王荣泉上了电视台的节目。锋锋悄悄把下载好的节目视频，转发到了朋友圈。

最近两年，王荣泉因为坐骨神经有些毛病，受不得寒。100多斤的担子，他已经挑得很艰难了。每次挑货上山时，他都会带上一个空塑料瓶，休息时就把塑料瓶垫在屁股下面，“这样能少受点凉”。

这几年，每到冬天，锋锋会频繁往山上寄暖宝宝、加绒保暖内衣。他现在常对王荣泉说：“我不是怕被人歧视，就寻思着你年纪大了，身体吃不消，改行干个轻松点的。”

路长祥女儿打电话催他下山的频率，也越来越高了。路长祥每次在电话里都说“好好好”，结果女儿下次打来电话，他还是在山上。

今年暑假，听说读研的小女儿想出去找兼职，路长祥打电话骂了她一顿：“我还差你那两个子儿？等你上班了，有的是赚钱的时候。这时候就好好读书，缺钱找我拿！”

在他看来，在任何阶段该做好本职工作，“读书是她目前的本职工作，挑货是我现在的本职工作。”路长祥提高了音量。

但他也时常感叹，“现在年纪大了”“反应力下降了”。这两三年，他在登山盘道的同一个位置摔了3次。最严重的一次，他从石阶上滚了下去，摔得头破血流，40多天不能干活儿。

“挑山工劳动强度大，再加上很多人感觉这个工作不体面，所以干的人越来越少了。”

但在赵军心中，当挑山工不丢人。



2018年底，泰山挑山工集体加入工会。2019年2月22日，泰山景区工会为挑山工送来工会会员证。



2019年9月，挑山队在泰山天街合影。

“路”

去年10月，一台背着大箱重物的“机器狗”，顺着泰山石阶“飞奔而上”。从山脚到山顶，它只花了不到2个小时，是普通人登山时间的一半。

这是“机器狗”在泰山盘道上进行的测试。测试方说，这些“机器狗”能够应对泰山景区超过80%的路况，最大承重为120公斤，续航时间为4~6小时。

通过短视频，很多人看到了这台“机器狗”。在众多留言中，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——机器狗会不会取代挑山工？

“不管是机器狗、电子驴，什么东西来了也白搭！”

赵军掰着指头说，海拔1500多米的泰山，有6000多级石阶，2023年泰山游客总人数超800万，一年的垃圾产量超2.4万吨。

“泰山有些路段坡度超过70度，‘机器狗’如果装载较重的货物，容易倾翻甚至滚盘。这样不仅会损坏机器，维修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，甚至可能威胁游

客安全。”赵军说。

在他看来，挑山工队伍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外部，而是自身。赵军算了算，2010年以前，泰山的挑山队一度超过300人，“到了现在，只剩十来个人”。

“这两年新来的挑山工，只有两三个。新来的人里面，有的干两天就走了，还有的是重操旧业，觉得能适应挑山工这个活儿。没基础的很难留下来。”挑山工老王说。

为了让挑山工有更好的保障，2018年底，泰安市总工会和泰山景区工会将挑山工吸纳为工会会员，挑山工享受评先树优、职工福利、大病救助等一系列职工权益。此外，工会持续帮助挑山工改善工作生活条件，每年为其安排健康体检、休养疗养，同时帮助他们办理各类保险，解决后顾之忧。

“挑山工，挑山工，性实在，不逞强。步步高，担担重，汗如泉，劲如松。顶烈日，迎寒风，春到夏，秋到冬。青春献泰山，风光留大众。有此一精神，何事不成功。”

这是一生47次登上泰山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辛为挑山工创作的诗。他还为这里的挑山工、环卫工和护林工，设立了泰山“三工”慈善基金，主要用于表彰、奖励、帮扶泰山挑山工等一线劳动者。

去年国庆假期期间，位于泰山脚下红门游客中心的“泰山挑山工”雕塑主题广场建成使用，很多游客前去“打卡”。矗立在广场中央的挑山工青铜雕像，紧握扁担、依山而立、昂首远眺，背后是直插云霄的岱岳。

一篙松劲退千寻，行百里者半九



2018年底，泰山挑山工集体加入工会。2019年2月22日，泰山景区工会为挑山工送来工会会员证。



2019年9月，挑山队在泰山天街合影。

十。在赵军看来，不管是当挑山工，还是干其他事，都需要有滚石上山的劲头、爬坡过坎的勇气，“挑山者，不只是挑山的人”。

走在泰山“天街”的石板路上，抬头可见一幅挑山工的照片——48名挑山工克服千难万险，用血肉之躯，把庞大的索道配件，硬生生地抬上了山顶，也把“埋头苦干、勇挑重担、永不懈怠、一往无前”的挑山工精神，“留在了离天最近的地方”。

正午将近，王荣泉和工友终于来到了南天门。

迈上最后一级盘山路，他们回头瞥了一眼，几千级石阶蜿蜒而下；这条来时路，已然在脚下徐徐铺展。

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）



更多精彩内容
请扫描二维码